

文史資料

第二輯



政协新乡市郊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新乡市郊区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乡市郊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加強文史資料工作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侯繼榮
一九八二年
十二月

中共新乡市郊区委员会书记侯继荣同志题词

擇精華去糟粕
究古啟今

梁好信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新乡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好信同志题词

目 录

忆少奇同志在新乡的一次接见…张一川 (1)

难忘的日子

——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

接见《朝阳沟》剧组

……………穆瑞玉 (10)

忆老教育家高镇五先生…于传璧 魏旭 (15)

忆我的三位老师

——《赵丰回忆录》节录之一

……………赵 丰 (29)

参加鲁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赵丰回忆录》节录之二

……………赵 丰 (35)

五十年代郊区扫盲教育工作记实

……………孙纪纲 银国荣 (40)

从一张历史照片想起的……………杨秀琴 (47)

忆尚德禄先生的菜果栽培技术

……………乔杰良口述 孙纪纲整理 (52)

卫滨电力抽水站建站详记……………孙纪纲 (59)

- 忆“城隍庙”会计训练班前后……孙纪纲(66)
- 一位受人尊敬的民间艺人王子洁
先生……………杨复梦(73)
- 解放前小儿破伤风的猖獗与解放
后被消灭的经过……………孙纪纲(77)
- 新郊灌溉工具史话……………孙纪纲(81)
- 国民党汲县民众自卫总队三大队
大队长连笑臣在西曲里率部
起义前后
根据连笑臣遗稿及李学荣等口述整理
……………尚忠孚(91)
- 关于《赵良玉日记》……于传璧 魏 旭(95)

忆少奇同志在新乡的一次接见

张 一 川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晚上十点钟左右，市委副书记罗毅同志用电话通知我，到市委有事情要谈。到罗书记办公室后，才知道是去见少奇同志。罗书记说：“省里吴芝圃书记要我们去汇报处理你们厂输送工人到新乡五金合作社的‘事件’情况。”这时我心里有点紧张，忐忑不安的说：“汇报，我可一点没有准备。”罗书记说：“我负责汇报，吴书记让你参加，主要是考虑到少奇同志可能要问到有关工厂的其他情况，究竟问什么，现在很难估计，吴书记让我们去就去吧！”我是抱着既高兴又不安的心情去参加的。高兴的是去会见国家主席少奇同志，机会难得，怎么不高兴呢！不安的是去了以后说什么呢？自己今年一月份才调到工厂，情况还知道的不多，如果问到什

么问题，答不上来，那多难堪啊！于是，身不由己的跟着罗毅书记去了。

少奇同志是在专列火车上接见我们的，专列车停在本市760厂专用线上。上车后先洗了洗手，然后才进去。这时，省委书记吴芝圃、地委书记耿其昌已先在车厢内坐着，和少奇同志及王光美同志正在谈话。我们进去后，吴书记将罗书记和我向少奇同志作了介绍，少奇同志和我们握手后即坐下，吴书记让罗毅同志将输送工人的问题向少奇同志作汇报。

罗毅同志汇报中，提到从条件比较好的国营工厂向市内条件比较差的集体所有制五金合作社调人，思想工作未做好，向工人讲的时候没有统一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而是采取按车间由领导分别动员的办法。结果，有的车间讲“社”，有的车间讲“厂”，更有的讲“五金公司领导下的工厂”等。到了那里，工人一看和讲的不一样，就有了气。等厂长、副厂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去看他们时，就包围厂长质问这质问那，这样就闹起来了。这时少奇同志插话：“匈牙利工人待迁比保加利亚甚至比苏联工人待迁都高，结果越高越闹事。”并接

着问我：“你们工厂主要做什么？现有多少工人？”我说：“我们工厂主要生产飞机附件，现有工人1830名，今年部里下达的劳动指标是1511名，这样今年就多了319名。”

少奇同志接着讲：“原来计划大了，人招多了。计划造大了，不能怪厂长，部里也不能怪你们处长、科长，但部长有些责任，也不能完全怪部长，中央也有责任。我们犯了一点错误，没有经验，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以后要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事情没办好就把人招来了，生怕人少了，人招的过早、过多……这里有分散主义。过去只吃过人少的苦，没吃过人多的苦。干部也是这样，只吃过于部少的苦，没吃过于部多的苦。苦头吃吃也好，教训在于不能过多、过早的把人招进来。中国不是缺人的国家，不愁没人。你们却相反……”我接着插话说：“现在四级以上的工人还是少”。少奇同志又接着讲：“过两年就会多起来，你迟早要吃人多的亏。要记取这个教训，假如不招人，只是计划大了一点不要紧。人请来了，不讲清楚，请走就闹……116厂人多，五金合作社缺人，原则上可以调。问题在于办法不

对，不讲清楚就送走，一出门就把门关上。如办法对，比五金合作社条件苦一些也可以去。今年全国多八万高中生，八十万初中生，四百万高小生，动员他们去农村生产，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去。但用你们这个办法他不肯去，未讲清楚。二机部成都就出现过这类事。如成都学校招生的时候，讲的那里如何如何好，这次送人又说五金合作社如何如何好，你们许了愿，他们就要你实现。不能把条件讲的太好，办不到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讲，讲条件差一点倒比较好。”

当罗毅同志汇报说：“经过承认116厂有错误，不对的要改，但工人不服从调动也有错误，应划清是非界限。这样反复说服教育，后来集中了五十个领导干部分别做思想工作，特别是经过动员他们的家属做工作后，大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了，有80%的人表示愿在五金合作社，有10%表现动摇不定，只有几个人坚持要回116厂……”

少奇同志又讲：“开始的做法就不对，后来派了四五十个干部包围人家，分化人家的团结，挫伤了青年人的心，伤害了他们的志愿。动员人家家属，伤害了人家家属……”

少奇同志接着讲：“你们……采用这个办法搞，据你们说有80%表示愿在五金社，10%的表现动摇，还有几个坚持，几个愿回家。就是有80%表示愿在五金合作社也不是说服的，而是压服的。派五十个干部谈话，他们很害怕，他们并不心甘。有一个人讲的很好：国家精简政策和五金合作社情况讲的不明，我们有自私自利，个别人以公报私，有欺骗行为，厂有官僚主义。这次闹事对学习、对生产、对团结都有影响。这是（思想）通了的，批评了自己有名位观念，也批评了国家精简政策和五金合作社情况讲的不明，厂有官僚主义。”

少奇同志还接着讲：“你们厂人多怎么办？如调的好，积极性会高，不骂人，不示威，不罢工，愉快的从好的地方到坏的地方去，这主要靠说服，把国家政策全部告诉他们。他们说你们说的不明白，应请他们回去，返工回炉讲清楚，讲清楚他们会去五金合作社。你们就是简单粗糙的处理，这样就断绝了交通，如不断绝交通，把五金合作社变成姊妹厂不更好吗？你们市‘福民’（指福民铁工厂）也缺人，但要研究是把人送去，还是把活

拿来？五金合作社是有它的特点的（钳子口好，在国外有声誉），把它划给厂怕你们把它的重点化了，可否划一个车间给他们。过去调兵不愿给人，但调一个团却来的快。我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原则，而只是启发。总之，不能简单草率从事，……要和动员新兵一样，讲清道理，动员人上前线打仗拚命一样去。只要说清楚，厂内有1800多人，总会有人去‘福民’（铁工厂）与五金合作社的。吃亏吃在明处，要他们糊里糊涂他们不干。说清楚，吃了亏但很光荣，革命就是吃苦。邓小平同志说过：有人说我们干革命是傻子，恰恰是这批傻子干成了革命。以后还需要这批傻子，没有他们建设不好。”

少奇同志还讲：“把多余的人员三、五个组成一组，到乡下去替农民修农具。厂内人多没活做，农村没人修农具，春耕的时候农民需要农具，对工农联盟有好处。要向他们讲一讲，计划不准，厂内人多了，以后人一时多一时少的错误还可能犯。要讲清楚，去要吃点苦，苦，但很光荣。工人去农村要带点材料，工厂发工资。农民反对价格高，农民说，摸一摸一块

三，动一动一块八。不要功夫钱，只要材料费与补上路费，工厂不再贴钱就行。”

少奇同志还讲：“工作有两种路线，两种方法。一种是匈牙利拉科西的路线，不准闹，闹即压，苏联斯大林即是这样。我们是准闹，闹的合理我们改，闹的不合理，让他闹完，免得变成匈牙利。不准小闹，结果就积成大闹。以后很多问题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

吴芝圃书记插话说：“最怕敌人与人民混合在一起。”

少奇同志接着讲：“那就不简单。我们最怕敌人不闹，他闹即好对付。”

这时，少奇同志问我：“可以搞好吗？”我忙回答说：“可以搞好。”少奇同志讲：“还应搞欢送欢迎。”

少奇同志又以商量的口吻说：“是否明天我去讲，你们讲，不好批评中央，我去好讲，但你们就放在被告地位了，要批评你们，也要帮你们一把。”

吴芝圃书记说：“他们通了，让他们去干吧。”

至此，即结束了这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接

见。临下火车时，罗毅书记和我向少奇同志表示：今天听了您的指示，对我们帮助教育很大，我们决心按照您“返工回炉”的指示精神，把这项工作做好。

同年四月十五日，罗毅同志对我们传达说：“少奇同志于接见后的第二天，即离开新乡南下，去南京视察。四月十三日回京路过郑州时，又接见了省委领导同志和我，当时我把116厂‘返工回炉’的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后，少奇同志又对这个‘事件’作了指示，他讲：‘反官僚主义提了481条未提完，我觉着也未提完。应该分清：一是有些意见可以当时解决；二是有些意见虽合理，现在不能办到；三是有些意见根本不合理；四是有些是思想问题。根据提案分别整理，解决了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我们对处理“五金合作社事件”完全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对送去的工人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达到去者满意，留下的人员也作了安排，开辟了第二产品——钳子的生产。

一九五七年，我们在部和省、市委的领导

下，由于将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深入的开展，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全年的军品生产计划也超额的完成了。

（作者张一川同志当时是国营116厂厂长，后任厂党委书记，现离休）

难忘的日子

——忆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
《朝阳沟》剧组

穆瑞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当时我在河南省豫剧三团工作。一九六三年八月至十二月初，我剧组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刚拍完《朝阳沟》片子后，又奉命赴北京汇报演出。演出地点是首都剧场。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原安排上演节目是《五姑娘》，晚七点开演。中午饭后我独自上街买东西，下午三点左右，在我返回文化部招待所的路上，突然，一辆小轿车吱的一声，急煞车停在我的身边，我还没有转过神来，车门开处，下来的人正是

我们的团长。他一下车就急切的说：“快上车，有紧急任务！”从他那严肃的面孔和急促的声音就意识到一定有重大事情。于是二话没说，侧身上车，急驶文化部招待所。待我走进会议室，全体人员早已到齐。团长郑重宣布：

“今晚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地点：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节目：《朝阳沟》。开演时间：晚上八点整。必须在三个小时内，从首都剧场卸完台再在怀仁堂装好台。这样，光靠舞美队的同志是远不能完成任务的，要求全体人员齐动手，一切行动听指挥，严守岗位，绝对保密，坚决按时完成任务！关键的时刻到了，这是对每一个同志的考验！不论任何人违背纪律要严肃处理！”听完团长的布置后，我兴奋得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喜从天降，是莫大的光荣、幸福！每个人脸上都呈现出无限喜悦、激动、幸福而又严肃的表情。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打破按部就班的老规矩，只有全团上下团结一致，拿出最大的干劲，才能完成这次转场任务。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使这次汇报演出圆满